

钟墨◎著

本小说已改编为二十二集同名电视连续剧

一个“魔鬼”爱上“天使”的故事……

钻石王老五  
的  
艰难爱情

Difficult lov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ifficult love

钻石王老五  
的  
艰难爱情

钟墨◎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钻石王老五的艰难爱情 / 钟墨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5087-1570-4

I.钻... II.钟...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63287号

---

**书 名:** 钻石王老五的艰难爱情

**著 者:** 钟 墨

**策划编辑:** 侯 钰

**责任编辑:** 侯 钰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式:**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51698 66061723

**传 真:** (010)66051713

**邮 购 部:** (010)6606027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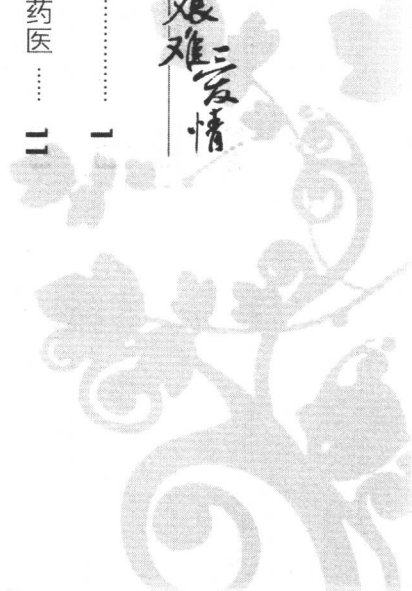
**定 价:** 27.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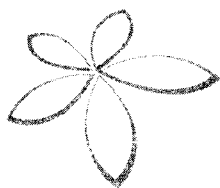
# 目录

钻石王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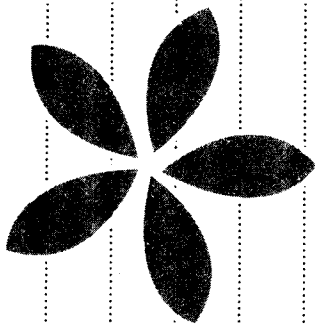
艰难爱情

- |                   |     |
|-------------------|-----|
| 第一章 谁比谁多情 .....   | 1   |
| 第二章 心病当然心药医 ..... | 11  |
| 第三章 爱情涅槃 .....    | 21  |
| 第四章 姬别霸王 .....    | 31  |
| 第五章 声声慢 .....     | 41  |
| 第六章 砒码 .....      | 51  |
| 第七章 有人自远方来 .....  | 61  |
| 第八章 香雪兰 .....     | 71  |
| 第九章 冲突 .....      | 81  |
| 第十章 已然过芳菲 .....   | 91  |
| 第十一章 中彩 .....     | 101 |
| 第十二章 中介 .....     | 111 |
| 第十三章 生日 .....     | 121 |





第十四章 坍塌 .....	131
第十五章 流逝 .....	141
第十六章 无名崖 .....	151
第十七章 不是每个孩子都有糖吃 .....	161
第十八章 纸上风月 .....	171
第十九章 试金石游戏 .....	181
第二十章 签订爱情合同 .....	191
第二十一章 幸福不可比 .....	201
第二十二章 水无忧 .....	211
第二十三章 拷情 .....	221
第二十四章 夜来风雨 .....	231
第二十五章 你的深还是我的深 .....	241
第二十六章 无法承受之重 .....	251
第二十七章 底牌 .....	261
第二十八章 天窗 .....	269



# 第一章

谁比谁多情





见到林雨馨，孟皓知道了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女人。

星海市赫赫有名的鲲鹏公司总经理孟皓用食指玩弄着水晶杯的口沿儿，目送着林雨馨和男友郝良登上S形的楼梯，上了二楼孟伟的房间。林雨馨长长的裙摆随着脚步的上移而露出精致的脚踝，孟皓有一种想握住的冲动。直到看不见她的影子，孟皓才缓过神来，他轻舒了一口气，看看身边的母亲叶海琳。海琳在那里有些发愣，眼神也望着楼梯的方向。孟皓用手掌在母亲面前挥了挥：“妈，您还在生我的气吗？我说不去您不干，我就知道又得惹您生气。好了，妈，好事不怕晚。”海琳一扬手打落了儿子的手，对着楼上努了努嘴：“那个女孩儿，就是你弟同学的女友，怎么样，够漂亮的吧？照这样的找，你还会有意见吗？”孟皓微微一笑，不答。海琳有些急了，竟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说：“这样的也不行？你说，到底想找什么样的？今天可是第二十九次相亲，你挑不出人家相上的毛病，就说人家没有品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没有品味，那什么样的才有品位？你给我说说看！”

孟皓拉着母亲坐下，指了指楼上：“妈，有话好好说，不怕客人笑话啊？”爱上孟皓的女人，多如一副麻将，而孟皓爱的女人，连他自己也说不出具体的形象。

一个有型有款的男人，再加上一副好身家，哪个女人会不动心！孟皓早已习惯了女人们投给自己脉脉含情的目光，只要他点头应承一个娶回家，整个星海市就会有许多的女人抱憾终身。这绝不夸张。有人戏言：“在星海市，要嫁就嫁政界中的XXX，商界中的孟皓。”可见孟总经理的魅力。更何况知天命的X市长早已拥有妻儿，而孟皓尚未成家。

论人才，孟皓初中毕业就被父母送到美国读书，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带着通过开发一个新软件而获得的第一桶金回到星海市，从电脑生意做起，直到今天成为本城房地产大鳄，年龄不过三十有二。那矗立在星海湾的鲲鹏大厦像是给本城年轻人树起的一个奋斗目标。论相貌，一米八二的个头，深陷的眼眶使他有些像白种人，称得上英俊潇洒。论家世，父母均为名医，父亲孟知会还当过医院院长。

这样的男人的确不知有什么样的女人能与之相配。

孟皓点燃一支香烟，慢慢地吸了一口，在升起的烟雾中勾画着那个刚刚

从眼前消失的面孔，试探着像不像本人。他清晰地记得十几分钟前那个白衣女孩进门来的情景。他和母亲今天看人家给他介绍的对象，刚到家，海琳把手中的皮包狠摔在沙发上，当着丈夫和小儿子的面毫不留情地训斥着大儿子。家中三个男士面对早已习以为常的情景一派平和，这更激怒了海琳，竟然逐一数落。正说间，门铃响了，家中保姆许妈应声开门。孟皓和母亲坐的沙发背对着门，他听见来说找弟弟，下意识地一回头，立时觉得魂灵被一丝一丝地勾起。那个女子似是飘着走到了他的面前，准确地说，是他们的面前；还有个男子，他意念中想忽略掉。孟皓说不出女子眉眼的长处，就是觉得很特别，无论在多少人当中，那一定是最显眼的一副面孔。

女子随着孟伟的介绍，最后一个来到孟皓的面前，轻唤了一声：“孟大哥你好！”一同来的男子也打了个招呼。

孟皓欠了欠身，淡淡一笑，遮住了他内心中泛起的波澜。

女子上楼的步子很稳，不像她这个年龄段的人，及腰的长发也不像，她应该是短发，起码也是半长的头发，最好染上色。这样的长发是像孟皓这个年龄段的人所爱好的。孟皓希望她能回一下头看看自己，这是他经常遇到的情形。那女子没有如他期望的做为，让他有了患得患失的感觉。

孟皓坐在那里，等着女子下楼时再见一面。父母都已回房休息。

对于孟皓，此番等待的时间怎么那么漫长？他看了看表，下午三点多，女子进孟家半个多小时，却似是半年。

孟伟和郝良在前面，林雨馨在后面，三个人下了楼。孟皓正在那里佯装看报，抬头对着走到眼前的三个人，说：“怎么，孟伟？你的同学不多坐一会儿了？”孟伟说：“大哥，我们要到银沙滩游泳。回头你告诉妈一声，晚上我不回家吃饭了，我要请他俩出去吃。”孟皓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女子，见她的手被男友用一只手拉着，正看着自己，便生出了一个主意，“你们不介意我加入吧？反正我也没有事，和你们凑个热闹。”

对于孟皓自告奋勇要和弟弟及另外的两个人一起到银沙滩游泳，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奥妙，只除了他自己明白，他想多看看那张脸。

银沙滩离星海著名的海滨付家庄很近，孟家的别墅就在旁边。此处是星海最佳的居住地，多为疗养院和外地驻星海市机构办事处。青山碧水，红花绿草，环境幽雅宜人。已换上紫色泳装的雨馨站在海边，低声对郝良说：“星海的海滨缺乏一个爱情绝唱的象征，那就是望夫崖、望夫石之类的







东西。如果有那么一天，你先于我消失于世，我就会在这里盼奇迹出现，望你归来，化成一个望夫石。这儿就会是我们的断肠崖。”话是孟皓这样的有心人偷听到的。心中着实震了一下：“这会是个轻易不爱，爱上就会义无反顾的女人。”

我要定了她！

孟皓狠舒了一口气，第一个下了海，快速地游了起来。等他借换气的当儿往回看时，才发现原来那个郝良是个旱鸭子，孟伟和雨馨正在教他游泳。他又往回游，听见雨馨娇嗔地说：“教了好几次了，都学不会，你一个人慢慢地体会吧。孟伟，你别再教了，这些基本动作他都知道，就是不会！”孟皓从水中站起身来，正好雨馨下水要游，二人相视一笑。

不多时，孟皓独自上岸，换上衣服，对坐在岸边海水中的郝良提出想先离开银沙滩。他是故意的，是不想在那个女子的前面再多待，他怕自己的眼神会流露出什么来。郝良招呼水中的雨馨上来再和孟皓道别，雨馨和孟伟游了过来。郝良一眼就看见上岸的雨馨脚背和大腿上的血迹，忙上前扶住她：“怎么搞的？要不要紧哪？”雨馨有点不好意思地推开他要抚摸伤口的手：“没事的。什么银沙滩，应该叫暗石滩！水下全是尖石头，一不小心就被划破了。”孟皓从衣兜里取出纸巾，递给雨馨，没说话。雨馨伸手接过纸巾时，他觉得这个女孩的黑眼珠像深潭一样，他赶快转过身，生怕一下子就陷进去。

孟皓推掉晚上的活动，呆在客厅里，和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他想等弟弟回来刺探一下“军情”，再图谋行动。海琳对相亲的事仍旧耿耿于怀，不管聊到哪一方面的话题，最终总能引到大儿子婚事上来。

“这自称女一号的又在电视上露面了！孟皓，你看这，她是风光了半辈子，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身边一直不缺男人。可那有什么用？临末了连个继承财产的亲骨肉都没有。孟皓，你别岔开话题，说你呢。你说我当了几十年的医生，见过多少人哪，怎么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看哪个女人都不顺眼，和谁处都是两天半的新鲜，一到关键时候就死活不同意。现在你妹都有孩子了，怎么，是要等你弟抱上孩子你再结婚呢？今天你说出个样儿来，我也豁出去了，漫天撒网，我就不信捕不上你的心上人来。”说到这里，海琳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

“妈，还在说白天的事呢？”进门来的孟伟听了母亲的半截话，问道。

海琳眼睛一亮：“对了，孟伟，白天来的那个女孩儿是星海人吗？”

孟伟坐在母亲身边，搂着母亲的肩：“我说亲爱的妈呀，您是不是想孙子都要想出毛病来了？说我哥的婚事，您扯到我同学身上干什么？”

孟皓却是有意引着弟弟往雨馨身上说：“妈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别再气她老人家了。”

孟伟说：“是星海的，怎么样？”

海琳紧追不舍：“你说说她的情况，闲聊呗，给你哥做个参考。”

雨馨刚入学时，郝良和孟伟上大四。每年新生要入学，这些学生会中的男生干部早就借工作之便看档案，找出哪位才是这一年最漂亮的女生，然后一个传一个，等到入校那一天他们大多等在接待处看那个女生。雨馨的到来在男生们中引起了轰动，从此以后，她就开始了做拒绝的“工作”。半年后，郝良来到雨馨的面前，这是他第一次和这个心仪已久的女孩儿说话：“你应该爱上我，不然的话你会后悔的。本来我是不想读研的，想早点工作。因为你的到来，我同意被老师推荐读研，我还有三年，一千多天的时间等你同意我的求爱。”习惯了礼貌拒绝男性的雨馨这一次却无法抗拒这样单刀直入的表白。两个人相爱了，而且一处就是两年多，感情非常好。

孟伟的讲述刚完，海琳就说：“郝良人倒是不错，就是家穷点儿。儿子，你说，那个林雨馨配你大哥怎么样？”

“妈，您说什么呀！这个可不能比的！”

孟皓起身上楼：“快十点了，都睡觉吧。”

孟皓第一次尝到了为一个女人夜不能寐是什么滋味。

如芒在背，如针在胸。

星海的这个夏夜里，月白风清，空气中掺杂着海腥味。郝良扶着雨馨下了公交车，雨馨的脚底也被扎伤了，走起路来有点跛。郝良不让她走，蹲下身：“来吧，我提前背你入洞房……你别拍我头呀，和你开玩笑，我背你回家。”

雨馨磨蹭了一会儿，伏在他的背上：“我可对你说，离我家楼前五十米时，就把我放下来，我自己走回去。你就站在那堆砖旁看我就行，就是我跌倒了你也别过来。我妈肯定站在窗户前看着我。要是让我妈看见了，准又骂我。”





雨馨下了郝良的背，他摸了摸她的长发：“你行不行啊？”

“不行也得行啊，Darling！”

雨馨刚要往前走，郝良一把拉住她：“先别走，有句话我憋了半天了，没敢跟你说，怕你说我小心眼儿。可是，今天不说吧，我又怕把自己憋坏了。”

雨馨紧张地看着前面自家楼上亮着灯的窗户，说：“那你就快说吧，我看见我妈的影子了。要是让她看见你送我回家，又得唠叨个没完。”

“那就算了，明天再说吧。”

“快说吧，话讲了一半，你要让我一夜睡不着觉啊？”雨馨眼睛不离自家窗户，催促着郝良。

“我觉得孟伟的大哥看你的眼神怪怪的。他可是个名人啊。我怕……”其实这只是郝良的试探，他经常这样做，无非是想从女友嘴里多听几句甜言蜜语罢了。

雨馨知道他的心理，明白自己无意中给了他太大的压力，于是轻轻拧了一下他的胳膊：“瞎说什么呀！你看哪个男人看我的眼神都是怪怪的，那是你好朋友的大哥，别糟践人家。你以为我是谁呀？谁看我一眼都得浑身发抖？好了，我得赶快回去了。”

雨馨一跛一跛地往前走，走出十几步时，突然弯下了身。郝良心里一阵紧张，刚要上前，就看见前面的人头也没敢回，右手放在后面摇了摇，他知道这是不让他靠前的意思。没办法，谁让她妈坚决不同意他们的恋爱呢。郝良第一次上林家时，被她妈好一通盘问，然后就让雨馨转告他，再也不许登林家的门。他知道这是嫌他是个农村人，又是个特困生的缘故。可是他不在乎：都快21世纪了，还讲门当户对？我们两个人相爱，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郝良一直站到看见雨馨从窗户那儿摆手才转身，同时他也看见了林母往外张望的身影。

大四开学不久，作为中文系学生会主席的林雨馨带着精挑细选的七个同学来到福利院，要为这里的学龄前儿童义务教授课程。院长一见来了大学生，迎上前问：“哪位是林雨馨？你委托企业家孟皓先生给孩子们捐赠的钢琴昨天已到，多谢了。”雨馨心中诧异，自己并不曾有此举。她猛然想起上次在银沙滩无意中说出开学后要到福利院的事，还真的说可惜没有钢琴，不

能教小孩子音乐的事。难得这位孟大哥如此上心，等回到学校一定要向系主任好好汇报一下。她揭开钢琴的盖子，琴键上还有一封信，一页纸上只写了几行字：

圆你一个善良的梦，  
圆我一个爱心的梦，  
让这世上少一个两个人的缺憾。

雨馨看了这几行字，心中有了预感，她不敢深想，把这种预感压在了模糊状态。

天生美丽的女人比平常的女人更敏感，更能体会世上的男女情感，只是她们往往有意识地不承认经常要面对的感情。如果不是这样，她们是会累死的，还不如权当作不知，不到最后揭开盖子的时刻，决不作任何打算。这是她们自保的一个措施。所以，当林雨馨教完课，在福利院大门前看到正靠在林肯车前的孟皓，她才能自自然然地迎上前，露出自己一份正常的表情。还说要给报社写一篇稿子，表扬这位具有爱心的企业家。孟皓摘下墨镜，淡淡地看着眼前这个小女子，对她的谢意不置可否，答非所问地要请她吃饭。雨馨镇定了一下，知道自己面对一个突然表示好感的男人应该怎么做。“我只能再次对您说一声‘谢谢’。不过，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是星期天，郝良和我已经约好了，我们……”她故意不说完，等着这位她只肯称其为孟大哥的男人进她话里的套子，想让他自己说出她的明确含意。孟皓何等聪明，其实这是他估计到的一种结果，换上她轻易地答应和他一起吃饭的结果，会立刻觉得索然无味，他愿意把过程做得比结果更富于挑战性。孟皓又是淡淡地一笑，轻轻地挥了挥手，开车离开了。

赠钢琴的事刚过两天，《星海晚报》上就登出了《企业家孟皓向福利院义赠钢琴》这条消息。这对孟皓意味着林雨馨并不亏欠他什么，他感受到了这个比自己小十一岁的女孩坚硬如铁又不失礼的一面性格。尽管表面上他仍是淡淡地，心里却盘算着如何把爱情进行到底。

越有难度的事他越是愿做，越是期待成功。

只是这次要取得成功的方式方法不能不多加考虑。

孟皓打听到雨馨宿舍的电话，十天半个月就打个一般性的问候电话，什么也不多说，甚至连再次相约吃饭都没有，他要用这种方式告诉对方有他这么个人存在。他并不急于求成，因为他太明白欲速则不达的道理，更何况对方还是个在校的学生。孟皓又派人探到了一些雨馨的家庭情况，他想知道这





个女孩的生活背景，以便推断出这个女孩可能会有行为方式。

三个月这样的日子过去了，林雨馨心中果然充满对这个人的狐疑：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把人家的好意误解？这么长时间了，这位孟大老板可是什么也没有提过啊！

孟皓感觉到时间差不多了，就在一个晚上突然出现在林雨馨的面前。星海的冬天不是太冷，他等在雨馨宿舍外，连大衣都没穿。雨馨刚吃过晚饭端着饭盒往宿舍走，就在宿舍楼前看见了孟皓。她大吃一惊，下意识地回头看，真想他来找的是别人，可是除了她自己并没有一个人在他的面前停下来。孟皓感觉到自己的到来给对方的震惊，他很高兴，这说明对方确实心中有了自己这么一个人，而且管它是什么感觉，总之有了分量。

孟皓说：“我想请你吃饭，看来多余了，你刚吃过吧？我请你喝咖啡，怎么样？”

雨馨镇定地微微一笑：“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如果有，那就直说吧。”她想快刀斩乱麻，免得耽搁时间一长，让同学看见有个社会上的男人找自己而传到郝良的耳朵里。

孟皓倒是想不出说什么更合适的话，索性说：“我很喜欢您，如果你愿意，我们出去说。”

雨馨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以免夜长梦多。“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知道我的情况。上次钢琴的事等放假我和郝良一起到您家谢谢您。”她又一次搬出郝良作为炸弹。

孟皓说：“你一点也不想着了解我？”他借着路灯猛地看见郝良往这边走过来，雨馨是背对着郝良，没有看见。于是，他恶作剧般地往前凑了凑，说：“你好好想一想刚才我说的话。反正快放假了，你就有时间了，我再约你。”说完，他迎着郝良走去，然后暧昧地冲郝良点点头，快步离开。郝良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等看出是孟皓的大哥，很吃惊，却是连上前打个招呼都来不及了。

这一招很有效，郝良看见了孟皓和雨馨离得很近说话，又见他一看自己就赶紧离开，心里很不痛快。钢琴的事他知道，这一次再见孟皓，直觉告诉他有事要发生。他不停地问雨馨孟皓来干什么，雨馨让他缠得不耐烦，冲口而出：“求爱！”说完就后悔了，后悔之余又想，说就说了，让郝良出面解决吧，省得以后再和这位孟大老板费事儿。要是换了别的男人，郝良会一笑置之，他已习惯了平空冒出的对手。可这一次不同，这可是他最好的朋友的

大哥啊！

孟皓的人生准则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时，可以不择手段，不管别人怎么看。

于是，当海琳从二儿子处知道孟皓追夏天来过的那个女孩儿而找她谈时，他根本不以为然。只是，孟皓恨上了郝良：臭小子，敢说我“连弟弟好朋友的对象都敢追”，胆子可是真不小！有你好瞧的！

海琳并不指责大儿子，她实在觉得为他的终身大事已经操碎了心，眼看又一年过去了，这事还一点谱儿都没有。好不容易看儿子还知道爱上一个有形的人，在这个母亲的心中，除了想帮儿子，别的想法就是有，也给冲淡了。等她问明了孟皓所知的雨馨本人和家庭情况后，甚至还想：这个女孩真是不错，模样好；家庭也不错，父亲是大学外语系主任，母亲是外贸公司的会计，有个哥哥；配儿子还可以。

孟皓闭着眼睛听着母亲出着主意，不置一词。他不想让母亲出手相助，那样显得自己太无能了，连个女孩儿都摆不平。

可是，母亲后面说的话不由他不上心。

“我找个人为你做媒，不由得她不往心里去。她父亲学院人事处的任处长和我很熟，而任处长的老伴可是全市凡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吴高。当年，他们的儿子就是我接生的，要不是我技术高，那孩子就得剖腹产取出，省了她挨那一刀。我退休前还给她做了子宫肌瘤手术。她就信得过我，现在还经常打电话问她身体方面的事，吴高甚至当面谢过我。这两口子出头，这样大的面子给林家，即便不同意，也会让他们掂量掂量，‘不同意’三个字不会那么容易说出口的，此为其一。其二，我正想找机会让你认识一下吴高，这以后对你会有帮助的。做不成其一，我们做成其二，你看如何？”

海琳曾是星海最有名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退休前凭借有利的工作条件加上她十足的精明，结交了不少人。这一点孟皓很清楚，也受益不少，可是他没有想到，母亲连吴高这样的人都能交下。他还真有事要找这个主管城建的大人物，那就是西城那块地皮的事。市里可不止他一个人盯上这块肥肉，竞争很激烈。孟皓思索片刻，点点头，同意母亲的做法。

商人如果不会计算，怎能赚得盆满钵满？

海琳很高兴，“女人的心不比男人硬，凡事以父母的心情好坏为主。不





信，你就瞧着吧，只要打通了她父母这一关，她的心就会软下来。哪像你这当儿子的？”

孟皓心里盘算着的主要是怎么使吴高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他并不十分相信非要有这么大的人物出面才能搞定林雨馨这件事。

# 第二章

心病当然心药医







正月初五，冬天里的林家洋溢着少有的热烈气氛，简直可以用“沸腾”二字来形容。

那是因为刚刚离开的任处长带来了好消息。

除了雨馨，林家其他三口人都在，母亲张建军吩咐着：“雨辰，把冰箱里的黄花鱼和大虾拿出来化化，青菜你就看着拿吧。今天我给你们拿出最佳水准的厨艺。可都得记好了，你们可别说漏了嘴，一会儿她回来什么也别告诉她，她不可能同意相亲的。”

建军说话的当儿，手也不闲着，麻利地擦东擦西。

张建军出身于老红军的家庭，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年轻时也是个美女。美丽的女人天生多劫，她这么想。锦衣玉食的日子没有一直跟随着她，官至军职的父亲那座白色小洋楼她只住到二十四岁，就跟着自己选择的林书文住在大学宿舍改成的房子里，厨房、卫生间都是几家合用的。她做梦都想高人一等，无奈不顺心的事一个接着一个。先是关于父亲家产的事。母亲先于父亲而亡，等到父亲去世时，她正在外地出差，等赶到小洋楼时，那里已经易主，大妹先下手为强，把所有的锁都换掉，小洋楼已归了她。另外一个弟弟和小妹妹也早已将屋中值钱的东西瓜分，没有一个人记起她这个当大姐的如何在“文革”中像老母鸡般护着他们，造反派的皮鞭多是打在了她的身上。同胞亲人狠狠一掌掴在她的心上，本是至亲至孝的她砸碎窗玻璃，强硬地从大妹手里抢出母亲的钢琴。她并不是真的爱财如命，只是咽不下这口恶气。如果开始有人和她商量一下，她会为亲情而放弃一切的。抢钢琴的动作只是一种形式，证明她张建军不只是个忍让习惯了的人。二是丈夫林书文从一九九零年起到现在一直是那所三类学院外语系的系主任，七年了还不见升职；一家人住在七十多平米的房子，而院长们是两百多平的跃层。三是自己本人，原是个肥地的外贸公司如今连工资的发放都成了问题，难道一个月五六百元的工资要拿到死？甚至有时还不能及时地拿到？四是大儿子林雨辰，在母亲的鼓励下从中学体育教师的位置上下来，一心想挣大钱，却眼高手低，大事做不了，小事不爱做。这是她最大的一块心病。张建军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女儿的身上，她觉得只要自己有一口气在，就不让女儿像自己一样不上不下地生活，要过就过人上人的日子。女儿是母亲贴身的小棉袄，不能对不起女儿。